

# 陸賈及其學術思想之探究

王更生

## 一、前言：認識漢初學術界的先驅

陸賈被太史公司馬遷目爲「有口辯士」，和酈食其同爲漢王劉邦所怠慢的「豎儒」。時隔兩千多年以後的今天，我們詳加檢討陸賈在秦漢交替間的活動情形，發覺他還實在是漢初學術思想界的先驅。陸賈的籍貫，以及生卒年月，史記上語焉不詳，祇說他是楚人；唐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，却引陳留風俗傳，說他是春秋陸渾國的后裔，又引陸氏譜，說他是齊宣公的遠孫，這些顯屬後人臆測，不足採信。不過，根據史記「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」的記載，當時陸賈投靠劉邦，相與問鼎天下，凡有關抗暴亡秦的大小戰役，說不定他都親身參與過。而劉邦於秦二世元年（西元前二〇九）斬蛇起義，三年（二〇七）項羽敗秦軍，沛公入關，漢高帝二年（二〇五）項羽弑義帝，漢王舉兵聲討，四年（二〇三）漢、楚以鴻溝爲界，中分天下，次年（二〇二）項羽敗死，漢王正式即皇帝位。假設在沛公入關前，陸賈始「以客從高祖」，而其年齡又不會少於二十歲的話，我們想他可能出生於秦始皇帝統一全國的前十數年（西元前三三〇）。又史記本傳載，他曾爲丞相陳平畫策，計殺諸呂，迎立孝文；以及孝文帝元年，奉派出使南越；而這些事均發生在西元前一八七至一七九之間。孝文帝六年（一七四）賈誼上治安策，西漢的政治、學術、社會、經濟各方面，到此已呈現逐漸蛻變的傾向，和陸賈新語中所表現的思想，已有顯著的差異；況且自此以後，也不見陸賈活動的記錄；所以我們推測他可能就是卒於這幾年之內（西元前一七六）。這樣，他從秦始皇十七年（二三〇）出生，至漢孝文帝四年（一七六）逝世，大概活了五十四歲左右。

## 二、兩使南越的卓異成就

南越王趙佗，河北真定人，原任南海郡龍川令，歸附於秦。到二世胡亥時，因天下大亂，當時南海尉任囂病重將死，召佗於病榻，告以現在陳勝作亂，天下叛秦，番禺地處絕域，負山面海，南北東西數千里，可以立國。及囂死，秦父破滅，趙佗設法除去秦故吏，合併桂林、象郡，自立爲南越武王。以後高帝既定天下，認爲中國苦戰連年，民生勞瘁，不忍再開邊釁，於是就在即位的第十一年（一九六），派陸賈出使南越。賜佗「南越王」印，希望他能負起「和輯百越，毋爲中國患」的責任。陸賈憑他高度的外交技巧，完成了此次歷史性的任務。班固漢書對此事曾有較詳細的描述。說「陸賈到了南越，當時趙佗態度十分傲慢，賈對佗說：『足下是中國人，祖先墳塋都在真定。今足下竟然違背天性，不僅拋棄了上國衣冠，還想拿區區的南越，和大漢天子爲敵，我恐怕大禍就要臨頭了。再說過去因爲秦始皇胡作非爲，一時之間，諸侯豪傑并肩而起，只有漢王先期帶兵入

關，佔據咸陽。後因項羽背盟爽約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使諸侯皆成臣屬。當此之時，可算是天下獨強了。而漢王起兵巴蜀，征討四海，規掠諸侯，誅殺項羽，五年之間，全國一統，這是上天的安排，非人力所能倖致的！天子聽說你不但出兵相助，剷除暴亂，還自尊爲南越武王；本打算用百萬雄師，移兵問罪，但因天下戰亂頻仍，百姓勞苦，才暫時休兵，派本人出使前來，頒授『南越王』印信，按理應該郊迎謝罪，北面稱臣。想不到你竟仗着分崩離析的南越，態度如此傲慢；假設這種情形，被大漢天子得知，一定派人掘燒你祖先的墳墓，殺盡你的親族好友，然後再派一偏將，將十萬之衆以臨南越，到那個時候，越人殺君王以降大漢，自是必然的結果了。』又說：『皇帝豐沛起義，討伐暴秦，誅滅強楚，爲天下蒼生興利除害，可說是上繼三王、五帝之業，下開中國萬代之基，人口億萬，幅員廣袤，沃野平曠，民殷國富，政令出於一人之手；這是自開天闢地以來，從所未有的盛世！而君王轄下，人口不過數萬，皆南蠻缺舌之輩；再加山海崎嶇，物產貧乏，兩相比較，頂多像漢朝一郡，又怎能和大漢天子並論呢？』」佗遂稱臣朝貢，高帝也因爲陸賈不血刃而下南越四郡，所以命他爲太中大夫。這一年他大約三十四歲。

漢孝文帝於西元前一七九年以外藩的身份，受百官擁戴，繼承皇帝位時，陸賈已差不多是五十上下的年齡了。原來在呂后垂簾之初，聽信讒臣的建議，嚴禁南越與內地互市，遂激起趙佗的叛變，自上尊號爲「南武帝」。發兵攻打長沙邊邑，連陷數城，京師震恐。孝文帝元年（一七九）一方面詔告四夷，說明皇恩浩蕩，願與四夷和平相處，不以武力解決問題；一方面接受陳平的推薦，派陸賈以太中大夫身份，第二次出使南越。此次除加派謁者一人爲副使外，還帶着孝文帝的詔書。南越王趙佗見陸賈至，甚是驚懼，乃頓首謝罪，立即答應「願奉明詔，永爲藩臣。」並回了一通情辭懇切的奏表，大意是說「我本爲南越小吏，高皇帝賜臣玉璽，以爲南越王，至高后用事，近小人，信讒言，別異蠻夏，不准與內地通商。本人又風聞祖先墳塋慘遭破壞，兄弟親族已被殺戮，我才更號稱帝。現在幸承陛下哀憐，准予復故號，通使漢朝如故。老夫從今以後，只要屍骨不朽，便永遠不敢稱帝了。」陸賈就在趙佗去黃屋帝制，稱藩朝貢以後，順利完成了他二次出使的任務。

### 三、計殺諸呂的幕後英雄

在陸賈首次出使南越（漢高帝十一年，西元前一九六）的後兩年，高帝駕崩，惠帝即位，呂后垂簾聽政，事無大小，一切取決於呂后之手。當時呂太后欲王諸呂，但又礙於漢朝「非劉氏不王」的制度，不敢明目張膽，爲所欲爲；更怕有口辯士起來反對。陸賈是識度闊深，不求聞達的人，自忖既然身遭朝廷的猜忌，無所展布，不如退隱林泉，安穩過活的好，所以就因病致仕，在雍州好時縣（今陝西省好時縣）購得良田數百畝，偕眷定居下來。以後諸呂擅權，欲覓少主，弄得朝綱紊亂，人人自危；右丞相陳平雖有心平亂，却怕禍延己身，因而燕居深念，憂心如焚。就在大家進退維谷的當兒，陸賈輕車簡從，飄然來訪。對

陳平說：「足下位居宰輔，食祿三萬戶，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；而現在却寢饋難安，是怕諸呂劫恃少主嗎？」陳平看他說穿了自己的心事，就問他如今計當如何？賈說：「俗語說得好，天下安，注意相，天下危，注意將，將相和睦，則人心悅服，人心悅服，即令有甚麼突發變故，政權是永久穩固不搖的。所以目前國家的命運，實掌握在丞相和太尉周勃的手中。丞相何不和太尉破除成見，深相結納呢！」

不久，他又替陳平策畫了幾條對付呂氏的妙計，陳平就先拿五百金做絳侯周勃的壽禮，再準備豐盛的酒宴和周勃共飲樂，其間周勃又禮尚往還，彼此，着實密切起來，使呂氏離間分化的陰謀，無法得逞。接着，陳平又以奴婢百人，車馬五十乘，錢五百萬，送給陸賈作交際費。賈也就以置身局外的姿態，活躍於達官貴人之間，一時聲名雀起，成了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。其後依計而行，果然誅殺諸呂，迎立孝文，使漢初動盪的局面，轉危爲安。那位幕後策畫的英雄，追究起來，便是陸賈。

#### 四、因病致仕後的暇豫生活

陸賈的晚年，生活得十分愜意。因爲他既不貪功要寵，也不求田問舍，既無所得，當然也就無所謂失，所以終其一生，居官不過太中大夫。可是，漢初風雲變幻的政壇，好像那一件事都離不了他的斡旋；但到了論功行賞時，却又很少有他的份兒。這種功成不居的風範，求之兩漢諸子，恐怕是鳳毛麟角，絕無僅有的了。陸賈是漢初醇儒，但他的晚年，却是以出世的思想，過着入世的生活。他把出使南越時，獲贈的「囊中裝」，賣千金，平分給五個兒子，每子二百金，作爲各自謀生的本錢。他本人却安車駟馬，帶着十位能歌善舞的侍從，腰佩價值百金的寶劍，和他的兒子們約好，輪流給人馬酒食，十天更換一次。如老死其家，可得寶劍、車馬、侍從。凡所到處，一定要殺牲食鮮，不許怠慢。他也不停留久，免得給兒子們添麻煩，自討沒趣。

你說他玩世不恭吧，一旦遇上濟人之急的時候，就是爲朋友兩臂插刀，也義無反顧。譬如爲陳平設計，誅殺諸呂，那種挺身赴難的精神，頗富傳奇色彩。另外再舉他替好友朱建，及辟陽侯審食其排難解紛的事爲例：朱建原爲淮南王黥布相，高祖賜號平原君。爲人行不苟合，義不取容。辟陽侯乃呂后侄臣，想和建定交，建不肯。等到建母去世，家貧不能發喪。陸賈往見辟陽侯，向他道賀說：「平原君的母親死了！」辟陽侯很冷漠的答道：「平原君的母親死了，與我何干？何必賀我？」陸賈說：「聽說君侯過去想和平原君定交，當時所以被他嚴詞拒絕，是因爲他母親健在，有所顧慮。現在他母親死了，如果你能及時備禮相弔，他必與君侯結爲刎頸之交呵！」於是辟陽侯奉百金爲壽具之費，公卿列侯也因而紛紛來弔，使朱建母親的喪禮辦得極盡哀榮。以後，辟陽侯事敗，繫獄問罪，朱建便借着孝惠近臣閔籍孺的關係，營救脫險。究其實，這都是陸賈在暗中導演的功效。當時，司馬遷作陸賈傳，只以爲他是蘇秦、張儀之流亞，稱他「有口辯士」；但我却認爲他是西漢學術思想界的開宗，有古代烈士的風範。

## 五、新語及其他著述的真象

史記陸賈傳說：「陸生常在高帝跟前稱道詩、書，高帝罵他說：『老子是馬上得的天下，用不到詩、書。』陸生答道：『馬上得的天下，還能馬上治理嗎？況且湯、武革命，逆取順守，文武兼施，因而獲致了長治久安！再說吳王夫差，晉國智伯，那一個不是由於窮兵黷武，招來滅亡的厄運，至於像秦國，嚴刑峻法的結果，統一了六國；假使當秦併天下之後，能行仁義，法先王，陛下又那兒來今天的地位呢？』高帝帶着羞愧的表情對陸賈說：『你就寫點兒關於秦所以失天下，朕所以得天下，以及往古國家成敗的原因，供我參考吧！』於是陸生就記述些古今盛衰存亡的事迹，凡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便連聲讚好，左右大臣也高呼萬歲，號其書曰『新語』」。新語在班固漢書藝文志裏，不單獨著錄，只在諸子略儒家，錄有陸賈二十三篇，想必除新語十二篇以外，他還有些另外的作品。

宋朝王應麟漢志考證，說新語僅存七篇，而年長於王氏十歲的黃東發，在他的黃氏日抄中所看到的新語是十二篇，和現行的本子相同。四庫全書提要疑此書爲後人依託，非陸賈當時的原本，並列舉了三條證據：(一)漢書司馬遷傳，稱遷取戰國策、楚漢春秋、陸賈新語、作史記，而今本新語之文完全不見於史記。(二)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：「天地生人也，以禮義之性；人能察己所以受命者順，順謂之道。」今本新語也沒有這些文章。(三)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，而道基篇末，乃引穀梁傳曰，時代尤相牴牾。

嚴可均鐵橋漫稿新語敘，胡適之陸賈新語考，羅根澤陸賈新語考證，張西堂陸賈新語辨僞，都分別對四庫提要所舉的三條例證有所駁斥；其中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，尤加詳密。綜理諸氏之說，關於現行本陸賈新語的真僞，我們至少應該有如下的認知：(一)漢書司馬遷傳，並沒有說過作史記曾援引新語的話。(二)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陸賈二十三篇，而論衡引「陸賈曰」，並沒有說明是引自「新語」；既然如此，則所引不見於新語，原不足怪。(三)漢書儒林傳說：「漢朝初興，高祖經過魯國的時候，申公以弟子的身份，隨從老師浮丘伯晉見於魯南宮。申公後來以詩、春秋教授生徒，而瑕丘江公完全得了他的衣鉢真傳。」又說：「瑕丘江公在魯申公那裏，得到了梁穀春秋及詩的傳授。」可見瑕丘江公從申公那裏學到了穀梁春秋，而申公的學問又出之浮丘伯；陸賈和浮丘伯的年齡大致相仿，以他來傳習穀梁，應該是極有可能，根本無所謂時代牴牾的問題。至於新語所引「穀梁傳曰」的話，不見於今本穀梁傳，原因是由於「穀梁傳」曾經秦火，在傳承過程中多有散佚，所以四庫提要第(三)條的說法，是很難成立的。

此外，我們可以從積極方面來證明現行新語，確係陸賈當時的原本。首先從「行文體例」上看：陸賈爲了適應漢高帝劉邦的知識水準，和引起他閱讀的興趣，而他又又是兩漢辭賦的開宗，所以新語的文體，上承荀卿，下開淮南，不但辭藻華美，押韻

的地方也非常多。最顯著的例子，如道基篇從「張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時，調陰陽」，一直到「在物者可紀，在人者可相」一節，文中陽、行、長、藏、霜、亡、光、霜、衡、綱、祥、章、量、相、十四字互押。術事篇從「立事者不離道德，調弦者不失宮商」，到「謀事者不可不盡忠」，其中商、常、殃、羌互押，同、凶、互押，亡、望、王、藏互押，通、明、從、應、興、形、仲、容、清、忠、窮、忠互押，並四次換韻，頗富聲律之美。資賢篇從「隘於山阪之阻，隔於九坑之隄」，直到「處地梗梓，賤於枯楊」，文中隄、溪、蹊、窺四字相押，亡、傷、僵、楊、量、長、觴、光、庠、莊、觴、堂、芳、揚、楊十五字相押，二換韻，聲調變化自然。這種駢散穿插的行文體例，說是出自漢初陸賈的手筆，誰也不會反對的。次從「師承傳授」上看：陸賈傳穀梁春秋，新語辨惑篇述魯定公夾谷之會，和穀梁傳文略同，而其措詞加詳。至德篇講魯莊公「以三時與築作之役」，用的是穀梁師說，明誠篇云：「聖人察物，無所遺失。」與穀梁傳公十六年傳文相合。又至德篇言「昔晉厲、齊莊、楚靈、宋襄，皆輕用師而尚威力，以至于斯。」和穀梁傳公二十二年傳文之義合。以此類推，凡全書講到春秋時事，用的都是穀梁家法。要知道兩漢是個特別重視師承關係的時代，而新語在穀梁春秋方面的傳述，求之漢初學者，也只有陸賈才能勝任。其次從「政治主張」上看：根據史記漢書陸賈傳，陸賈對高帝之言，「鄉使秦已併天下，行仁義，法先聖，陛下安得而有之。」知陸賈的政治主張是行仁義，反刑法。檢今本新語，其中所載的，與此完全相同，如道基篇：「君子握道而治，據德而行，席仁而坐，杖義而彊。」又說：「仁者道之紀，義者聖之學；學之者明，失之者昏，背之者亡，」本行篇：「治以道德爲上，行以仁義爲本。」明誠篇也說：「君明於德可以及遠，臣篤於義可以致大。」類此行仁尚義的話，全書十二篇，篇篇都有。自然今本的政治主張，和史、漢陸賈本傳相同，則書爲陸賈原著，自無可疑。再從「漢初學術思潮」上看：漢朝初年懲秦始皇任刑而亡的教訓，整個思想界瀰漫着儒、道合流的傾向，陸賈雖是醇儒，但也免不掉受時代的局限。今本新語的思想形態，和整個潮流的動向十分切合，如輔政篇：「懷剛者久而缺，持柔者久而長。」無爲篇：「道莫大於無爲，行莫大於謹敬。」又說：「君子尚寬舒以苞身，行中和以統遠。」「漸漬於道德，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。」其中都雜有老子的學說，尤其「道德」連用，本於老子，「中和」連用，本乎中庸，更明顯可見。至於本行篇雖盛倡儒道，然措辭多接近荀子和大學，並旁采老子。從這些小地方，我們去探討新語的思想脈絡，只有出於漢初陸賈的時代，才算珠聯璧合。最後再從「習慣用語」上看：根據錢賓四先生讀陸賈新語一文，以爲新語術事篇：「書不必起仲尼之門，藥不出扁鵲之方。」書孔子爲「仲尼」，這種風氣流行於戰國末年，從中庸、孝經上都可以得到證實。孟子云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雖然偶有先例，但到戰國末年才成習慣；而漢儒著述，大抵多稱孔子。我們由此一習慣上的用語，也可以證明今本新語成書的斷限，一定不會晚於漢初。綜觀以上的考證，今本新語確乎是西漢初年的舊物，爲劉向校定的原本。

陸賈的著作，除新語一書之外，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，還錄有楚漢春秋九篇；詩賦略列陸賈賦三篇。楚漢春秋記

、楚漢興亡事，司馬遷作史記、曾經在此擷取了不少的材料。惜原書久佚，現在我們還能看到的一部分，是清朝郝泮林的輯本，見於後知不足齋叢書第五十六冊。陸賦三篇，今無一存，漢書藝文志詩賦略，列有屈原、陸賈、孫卿、客主四家之賦，在陸賈賦以下，還附有枚皋、朱建、莊忽奇、嚴助、朱買臣、劉辟疆、司馬遷、嬰齊、臣說、臣吾、蘇李、蕭望之、徐明、李息、淮陽憲王、揚雄、馮商、杜參、張豐、朱宇等二十位作家，作品二百七十四篇，陣容龐大，儼然是辭賦的開山。文心雕龍詮賦篇說：「漢初詞人，順流而作，陸賈扣其端。」才略篇云：「漢室陸賈，首發奇采，賦孟春而進新語，其辨之富矣。」他的三篇辭賦，班固時已亡，可是細玩文心雕龍才略篇上的話，似乎陸賈有以「孟春」為題的「孟春賦」，到南齊劉勰著文心雕龍的時候還讀過。

## 六、秦末漢初的時代背景

劉邦得天下，是中國歷史上純粹以平民身份，用武力向貴族奪得政權的第一人，所以自稱「迺公居馬上得之，安事詩書？」他既不承認知識在革命過程中的價值，當然也就連帶的瞧不起知識份子。如史記酈生列傳，轉述騎士們對劉邦的看法，說「沛公不喜歡儒生，諸客有頭戴儒冠的，沛公就強迫他脫下，往裏面拉屎拉尿；給人講話時，常破口大罵，你千萬不能以儒生的身份去見他呵！」叔孫通列傳也有類似的記載，說「叔孫通穿儒服的時候，漢王很討厭，改着楚人的短裝後，他才高興。」陳丞相世家，陳平答漢王「天下紛紛，何時定乎」的問題時，曾當面批評過他，「態度傲慢，對人沒有禮貌，有骨氣的讀書人，不會自動投效的。劉邦既黠驚不馴，再看那一幫爲他衝鋒陷陣的文臣武將們又如何？除開張良、韓信、陳平、的知識程度較高外，其他像盧綰、蕭何、曹參、周勃、樊噲、灌嬰之徒，不是出身於縣府小吏，就是屠狗販豬的生意人，根本談不上甚麼學術水準的。一位迷信馬上得天下的皇帝，加上若干屠狗賣布的生意人，竟然組成了大漢王朝，起初的情形我們可以看漢書叔孫通傳的記載，說「漢王統一全國後，廢止嬴秦的一切法律制度，事事只求簡單方便；當時羣臣在朝聚飲爭功，醉後，有的大吵大鬧，有的拔劍亂砍柱子，高帝一旁非常擔心。」這充份暴露了此幫鄉野武夫，一旦暴發後的那種手足無措的醜態。

由於長期的兵連禍結，農村經濟破產，大亂之後，饑荒流行；白米售價，每石高達五千，餓死的人，多到無法掩埋，真是民窮財盡，民不聊生，連天子都「不能具醇駟」，將相「或乘牛車」。散居各地的六國王孫，潛藏着一股反抗的伏流，隨時都有揭竿起義的危機。因此漢初政治措施便本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，儘量放鬆壓力，企圖穩定既得的統治權力。在這天時、人事兩相煎迫的環境下，事實上漢高帝又不懂所謂的「政治」，清靜無爲的「黃老思想」就乘虛而入，成了當時的主流，拿漢初諸帝而言，從惠帝、呂后、文帝、景帝，幾乎沒有一位不是拱手南面，無爲而治的。史記呂后本紀說：「孝惠、高后之時，人民剛脫離戰國紛爭的苦海，君臣都想休養生息，採取『無爲而治』的辦法。故惠帝端衣拱手，毫無作爲。高后以女主聽政，足

不出戶，而天下太平；刑罰不用，犯罪的很少。」至於身居樞要的大臣，如繼蕭何爲相的曹參，以黃老術相齊九年的經驗，施之於朝廷，史記曹相國世家說：「百姓脫離暴秦，參給他們休息無爲，天下都歌頌他。」後來的汲黯也主張：「爲政之道在於無爲，凡事大體相合就夠了，不必拘泥法律制度。」陳平作丞相，更認爲「丞相的職分，只是上助天子變理陰陽，順應四時，外撫四夷諸侯，內親天下百姓，使公卿大夫各稱其職就行了。」試問在這樣一個客觀的環境下，誰能突破時代的局限，而不受影響呢！

陸賈既生活於變亂紛乘的時代，受「黃老思潮」的衝擊，回顧嬴秦任刑而亡，瞻望漢朝未來的命運，念先王逆取順守之理，和朝廷上下的無知；因此，時常在高帝面前說詩、書仁義之道。著「新語」十二篇，所以本書不僅是時代的觸角，廣泛涉及了當時政治上的諸般問題；同時，他更希望能以自己深思密察的政治理想，啓漢朝統治集團的愚蒙，作高帝思想教育教育的南鍼。雖然陸賈的思想，未能突破時代的局限，又專門替統治階層說法；可是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，百世以下，如果我們平心檢討，其中若干修己安人的論點，還是顛撲不破，值得借鑑的。

## 七、「文化起源論」的三層面

陸賈以爲人適應自然，創造發明，和天生、地養有同等重要；不過，只有聖人才能因方設巧，推動文化躍進的巨輪。新語道基篇說：「天生萬物，以地養之，聖人成之，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。」天生、地養、人成，是蘊育文化的三要素，而聖人與天、地參合以後，才有「文化起源之可言」。所以道基篇先言「天道」，次言「地道」，然後又極力推闡「聖人成之」的「人道」。他所說的「天道」，是指「日月的照耀，星辰的羅列，四時的運行，陰陽的調暢，大氣的流布，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剋」，將整個自然界的變幻都包括了。他所指的「地道」是：「地上運載的五嶽、四瀆、流泉、飛瀑，樹物所養，萬根所含。」舉凡萬物賴以生存的空間統屬之。可見「道」就是自然的法則。然而「道」不虛生；因爲氣感相應，天地之間，又產生了跂行喘息，蜎飛蠕動的生物。生物雖然都離不開天生地養，惟人爲萬物之靈。主宰宇宙，參贊化育，這就是所謂之「人道」。

推原「人道的發展，上古草萊未闢，人皆無知無識，迨經「聖人成之」，然後始有文化。陸賈分文化演進的過程，爲「先聖」、「中聖」、「後聖」三個層次。關於「先聖」方面，更從七個部分去推衍：首先是百官確立，王道產生。他說：「先聖仰觀日月星辰，俯察山川河流，模仿自然的法則，定訂人爲的準繩；於是民智初啓。知有父子之親，君臣之義，夫婦之道，長幼之序，因而百官確立，王道乃生。」其次，神農式教民熟食：他以爲「當時人民茹毛飲血，神農氏出，覺得行蟲走獸，難以養人，於是尋求可食之物，嘗百草之實，察酸鹹之味，教民吃五穀。」再其次，黃帝構宮室以利民居，他說：「天下之人穴居野處，和禽獸無異。黃帝乃砍伐樹木，構築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避風吹雨打。」又后稷教民稼穡，因「人民只知宮室可居，五

穀可食，而不知農事；於是后稷裂土分疆，區畫土地面積，闢草萊，種五穀，以養萬民；養蠶種麻，取絲織布，縫衣裳以蔽身體。」再是夏禹平洪水，民始樂業，「當時，四瀆不通，洪水橫流，夏禹乃決江疏河，使水行順暢，達於東海，人才脫離水患，平土而居。」又再是奚仲發明舟車，以利民行。因為「高山大河，間關阻道，當時由於沒有舟車代步，風俗教化互通不易；所以奚仲曲木爲輪，削直爲輻，駕車服牛，以代人力。又冶金煉鐵，刻石鏤木，製造各種常用工具。」最後是皋陶立刑法，檢肅奸邪。他說「好利惡難，避勞就逸，人之天性。於是皋陶立牢獄，定罰則，別是非，明善惡，檢肅奸邪，消弭亂源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。」以上是先聖們的制作。

時至「中聖」，他以爲民人雖知畏法，但缺少禮義的薰陶。於是「中聖」設立「辟雍庠序各級教育制度，以端正上下的儀節，倡明父子的親情，君臣的道義。務使強不凌弱，衆不暴寡。拋棄貪鄙的心理，建立高潔的情操。」所以禮義教育是「中聖」的制作。到了「後聖」，他以爲「禮義教育雖然經『中聖』的制作而實行了，可是各種經國大典，禮樂制度尚未確立，仍不免有人亡政息的遺憾；職是之故，『後聖』出，乃刪述古代載籍而定訂五經，因教育需要而明列六藝。上承天文，下統地理，窮究人事，詳察幽微；於是又推求性情的本源，建立五倫的關係。採取自然的法則，創制軍國典禮，永垂後世，廣被鳥獸，發揮匡正衰亂的效果。後來由於天人合策，各種制度，已大致具備。而人民生活程度，已由基本物質的需要，邁向精神上的享受，於是知識水準高的，更發展他們的心智，百工技藝，精研他們的技巧。調絲竹管絃之音，設鐘鼓歌舞之樂，來節約奢侈，端正風氣。降及後世，生活益加淫佚，黃色歌舞泛濫，人民棄本趨末，技藝翻新，玩好百出，於是雕文繪采，傅粉油漆，利用各種華麗的色彩，窮耳目聲色之娛，極工匠設計之巧。至於驢、騾、駱駝、犀牛、大象，珊瑚、琥珀、翡翠、羽毛、明珠、美玉，凡山中所產，水底所藏，都被恣意採擷，精工製作，成人們遊樂的寵物。」這所謂之制度、音樂、美術、工藝、建築、雕刻等，都屬於「後聖」的制作。

綜觀陸賈所說的「文化起源論」，他把「天道」、「地道」、「人道」分開去講，並強調天地自然的法則，爲「人道」所本。而「人道」也就是人類文化；人類文化的演進，又必須經過聖人的創造，才能顯現自然法則的功能，這他叫做「聖人成之」。而自然有變化，人事有代謝，於是按照文化演進的層次，分聖人爲「先聖」、「中聖」、「後聖」三期。「先聖」於混沌初開以後，首先將人類從無知無識的野蠻時代，過渡到食五穀、居宮室，有衣裳蔽體，舟車代步的農業社會。「中聖」本乎飽食煖衣而後教的道理，設立各級學校，教以人倫，使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社會上的各種層面，更加和諧。「後聖」繼起，人類已由蒙昧邁入文明，文化的延展，也從物質生活的滿足，逐漸趨向精神生活的追求，於是有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工藝、雕刻的種種發明。尤其他把學校教育放在「中聖」，美術、工藝，放在「後聖」，確實是卓識。並強調一切的創造發明，其目的都在「統物通變，治性情，顯仁義」，把物性的世界，一變而成理性的世界，充分映照出文



化演進的本質。我們把這種理論，較之易經繫辭上所謂的「制器尚象」，固然要進步；就是和韓非「聖人不期循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為之備」的觀點相比，更是脈絡圓熟，有超前的創見。

## 八、「萬世不易法」與「因世而權行」

陸賈對歷史演進的基本認識，是「萬世不易法，古今同紀綱」。此等思想，上接荀卿，下開司馬遷，我們現在還可以從荀卿的性惡篇，和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裏，找到陸賈立說的來龍去脈。新語術事篇云：「善言古史的，必須符合當今的潮流；能述遠代的，一定要考察眼前的需要。故談及國家盛衰之事者，上陳五帝的功烈，而本身痛加反省；下列桀、紂的敗亡，而自已深切警惕。……一般人只以為自古相傳的重要，現在的制作反被輕視。親眼所見的覺得淡而無味，道聽塗說的却情趣雋永。……治國的大經大法，不一定都出於久遠，我們只要在古往今來的史實中，擷取最為需要的部分，能幫助我們成功立業就足够了。例如春秋，上不記五帝，下不言三王，僅敘述齊桓、晉文的小善，以及魯國十二公的政績，但藉此足以瞭解政治成敗得失的效驗，何必事事考之於五帝三王乎？誠以立大業者離不開道德修養，調管絃者要有宮商的認識。天道的運行，在於春、夏、秋、冬、四時各得其宜，人道的演進，靠着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常的修為，周公和堯、舜的瑞應相符合，二世與桀、紂的禍殃無二致。文王生於東夷，夏禹生於西羌，兩人所處的時代與出生的地點固然有別，可是他們法合度同，都完成了治國安邦的理想。……這種興亡盛衰的原理，可說是萬世不易，古今相同。」所以陸賈主張不必遠法上古，但也不一定法後王，但「取其至要而有成」就可以了。至於如何「取其至要」？他也有客觀的推論，他說：「凡事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為遵循了可行的法則，正如藥之所以能治病，是由於藥品的優良。書不必出仲尼的手筆，藥不必是扁鵲的處方。只要藥能對症，就可以取法。」他這種因時因事而制宜的態度，自是超越荀卿、韓非「法後王」的範疇，為千古治事的科律。

最後，我們再檢討陸賈所說的「萬世不易法」，和「因世而權行」，兩者之間，在思想上似乎顯然矛盾，因為「法」既「萬世不易」，又何來「因世權行」呢？不過，他所謂「萬世不易」之「法」，恰當於道基篇上「天人合策，原道悉備」之「道」，也就是經國治事的「原理原則」。所以新語第一篇「道基」，第二篇就是「術事」，「道」歷久不變，萬古常新；而「術」却因時制宜，代有不同，兩篇前後錯列，很能見出陸賈思想次第。慎微篇說：「道因權而立，德因勢而行」，喻義明顯，正可作前面的註腳。在漢初擾攘的政壇，陸賈的歷史觀，對迷信武力的高帝來說，給他在歷史方面，建立了最起碼的認識。

## 九、雜糅儒道色彩的人生哲學

「無為無不為」是陸賈重要的人生哲學，他這種思想，不僅代表了儒道合流，也充分以此作為他政治理論上的依據。新語

無爲篇說：「道莫大於無爲，行莫大於謹敬」，又說：「無爲者，乃有爲也」。陸賈爲了配合時代思潮，不得不假借道家「無爲」的外衣，闡揚儒家爲政的真諦，所以我說他是漢初醇儒，道理就在於此。他舉虞舜、周公爲例，說明「無爲無不爲」的真象，云「過去虞舜治天下，手彈五弦之琴，口歌南風之詩，寂然若無所施，好像沒有治理國事之意。處事淡漠，似乎沒有替人民擔憂的心。然而當此之時，四海昇平，天下大治。周公制禮作樂，郊祀天神地祇，柴望山鬼河伯，軍隊設而不用，刑法懸而不施，但是四海之內，都來貢獻方物，邊疆民族也重譯來朝。」（無爲篇）陸賈「無爲無不爲」的人生哲學是時代的反動，是從現實生活中所體驗的結論。我們更可以從至德篇，領悟到他對於「無爲無不爲」的政治理想。他說：「一個理想的政治，是塊然若無其事，寂然若無其聲，衙門裏若無官吏，村落內若無居民。街坊鄰里不爭訟吵鬧，老弱婦孺都有養活。一切日常瑣事，聽其自然發展，如果和自己不相干，儘管袖手旁觀，不必理睬。驛站沒有夜間傳遞的消息，鄉里沒有夜行的征夫。犬入夜不吠，雞入夜不驚。年老的在家飴養天年，丁壯的在田間努力耕耘。在朝爲官的都盡忠國事，在野爲民的都孝順尊長。行善事的，給他適當獎勵，作壞事的，受到適當懲罰，興辦辟雍庠序各級學校，去教育他們，使智慧不同的人，有明顯的分野；廉潔和貪鄙的，有合理的區劃。長、幼有序，上、下有差。強弱互相照扶，小大相互懷恩，尊卑相互提攜。這樣有秩序的相依相隨，那麼天子居於朝廷之上，不言而能贏得人民的信服，不怒就能表現自己的威嚴；又何必依賴堅甲利兵，嚴刑峻法，而後才能行之有效呢？」觀其內容，既不像老子的「反樸歸真」，「絕聖棄智」，也和禮記禮運篇所謂之「大同」「小康」有別。我想陸賈可能是把道家「以柔治國」的手段，雜糅於儒家「中和位育」的思想中，並和現實需要結合以後，才替漢高帝設計了這幅政治的藍圖。

陸賈對人生的態度，因爲是從儒家「中和位育」的思想出發，並酌採了道家「以柔制剛」的手段，所以頗富積極精神。新語思務篇云：「有德的君子，凡事要廣泛思考，博採善言，進而在朝爲官，或退而在野爲民，言談舉止，均應遵循法度。見聞越豐富，採擇越要謹慎，學問愈博大，言行愈要敦厚。看見邪惡的言行，就想到正直的可貴，好像觀賞盛開的花朵，就知道將來要結的果實。目睹炫耀的色彩，而不被它所迷，耳聽阿諛的言辭，而不爲它所亂。縱然誘之以晉、楚之富，可是意志堅決，不爲所動。談之以喬松之壽，因爲行有所本，絲毫不會改變。然後才能把握立身的原則，而有堅定的情操。完成理想的事業，立下不朽的功勳呵！」試想這是何等積極，可等進取的人生觀。就是因爲他見事真切，所以在政治學說上，雖然稍有「無爲」的傾向，但他的生活態度，却要人「屈伸不可失度，動作不可離道」，而努力救世的。他很沈痛的批評當時人的消極生活。慎微篇說：「人們不能懷仁行義，乃苦身勞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。拋棄雙親，遠離骨肉，不食五穀，不讀詩、書。逃避現實生活，尋求不老之法，這實在不是人生應有的作爲呵！」又說：「有些人不過正常的生活，反而披頭散髮，攀登高山，吃野生的果實充飢。看他表情毫無生氣，聽他講話言不及義，忽而若狂，忽而若癡，無論對甚麼事情，都引不起他的興趣。像這樣的人，

當世不能蒙受他的利益，後代看不到他的才華。君傾而不扶持，國危而不拯救，態度冷漠，不與鄰里親朋來往，悽悽涼涼，過着孤芳自賞的日子，這只能說他是逃避現實，絕非抱道自重。」從他對悲觀厭世，懶惰而不長進的人的譏評，不僅透露了當世思想界的紛歧，而專講陰陽五行的學者，又早在替魏晉談玄做着鋪路的工作。陸賈却堅守儒家思想，以積極的態度，向他們反擊，這對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人來說，是堪資注意的事。

陸賈平生最佩服的是段干木和孔夫子。本行篇說：「治國以道德為尚，做事以仁義為本。故位居崇高而沒有道德的，定遭罷黜，家庭富有而不行仁義的，會受刑罰。反之，卑賤而好道德者，為人尊重，貧寒而有仁義者，聲譽美好。段干木乃一介寒士，修道行德，魏文侯經過他的家門，還手扶車前橫木，向他敬禮。孔夫子厄於陳、蔡之間，肚子餓了，連豆飯菜羹都吃不到；門弟子更是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，其遭遇之悲慘，可說無以復加了。然而二三子累身匡上，功在國家。夫子一車兩馬，周遊列國，欲匡帝王之道，反天下之政，而所遇多不合，於是追往事，思來者，案紀圖錄，以知性命，表定六藝，以明教化。於是詩、書、禮、樂各得其所……」段干木為魏文侯師，孔夫子乃人中之龍鳳，彼等皆志高行廉，與世不合。寧可潔身高蹈，也不食嗟來之食。所以陸賈當呂后用事，「畏大臣有口者」的時候，便乾脆免病歸田，過着韜光隱晦的生活。然而後來却挺身而出，替陳平畫策，交驩周勃，誅滅諸呂，迎立孝文，使那西漢帝國，危而復安，這不正符合他「俯仰進退，與道參合；藏之於身，優遊待時」的理想嗎。

## 十、標「仁義」為宗的政治主張

陸賈的政治主張，是基於他的人生哲學而發，他以為「仁義」是聖人促進文明進化的張本，故以「仁義為本」的思想，便成了他重要的政治理論。關於仁義的功用，道基篇說：「骨肉以仁親，夫婦以義合，朋友以義信，君臣以義序，百官以義承，曾閔以仁成大孝，伯姬以義建至貞。」又說：「守國者以仁堅固，佐君者以義不傾。君以仁治，臣以義平。鄉黨以仁恂恂，朝廷以義便便。」可見力行仁義，不僅可以修己榮身，還可以國治民安。他又說：「陽氣以仁生，陰節以義降」，這更從人類精神的領域，拓展到整個物質的世界，認定「陽氣」「陰節」的調適，也和「仁義」有關。不僅如此，就連五經、六藝，也都以「仁義」為內容、為品鑑的尺度，如云：「鹿鳴以仁求其羣，關雎以義鳴其雄，春秋以仁義貶絕，詩以仁義存亡，乾、坤以仁之和，八卦以義相承，書以仁敘九族。」既然仁義充塞宇宙，化動萬物，它的重要性，便不言而喻。所以道基篇說：「仁者道之紀，義者聖之學，學之者明，失之者昏，背之者亡。」失仁背義，以至於政治昏暗，國家敗亡，則「治以道德為尚，行以仁義為本」，當然就是他最好的結論了。

陸賈的政治論，既以「仁義」為本，就必然的反對刑罰。例如評秦政之失，說：「秦以刑罰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。」

（輔政篇）又說：「秦始皇設爲車裂之誅，以斂姦邪……事逾煩天下逾亂，法逾滋而姦逾熾，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。秦非不欲爲治，然失之者，乃舉措太衆而用刑太極故也。」（無爲篇）評智伯的滅亡，說「智伯仗威任力，兼三晉而亡」（道基篇）。評晉厲、齊莊、楚靈、宋襄四君之死，云：「宋君死於泓水之戰，三君弑於臣子之手，皆輕用師而尚威力，以至於斯」（至德篇）。不是說他們「仗威任力」，就是指他們「用刑太極」，或「舉措太衆」，弄得朝令夕改，民無所措，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」，國亡身死，正是不行「仁義」的結果。

以「仁義」爲本的政治思想，建立在下列三個條件上。第一，選賢任能：輔政篇說：「身居高位的，自處不可以不安全，面臨危險的懸崖，不能沒有可靠的依持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便是國君最好的屏障」。可見無論甚麼政治理想，都要靠着賢能之士去推動。他曾以鳥巢、拐杖爲喻，證明國家安危和選賢任能的絕對關係，說「唐堯用仁義爲巢，虞舜以稷、契爲杖，故地位越高越安穩，政權也越鞏固。他們所以地位崇高，態度克讓，德配天地，光被四表，功勞垂於無窮，英名流傳不朽者，就在於他們自處得到安穩的巢，任杖得到可靠的人。」（輔政篇）自古以來，人君沒有不求賢自助，選能自輔的，然而賢能之士或隱居田里，或地位卑賤，既不直接參與國事，就很難辨其賢能而予以起用。所以國君於此又有兩種做法：首先要鼓勵左右大臣近賢而不偏私，其次要明辨忠奸不爲左右所蔽。他曾以梗枏豫章爲例，說明良才棄而不用，不如枯楊。他說：「梗枏豫章，天下的名木，長於深山之中，產在溪谷之旁，樹立時爲衆木的共主，砍倒後可做棟樑之材。然而間關道遠，隔於九坑之隄，隘於山坂之阻，商賈既不能至，工匠也看不見，雖然都知道梗枏質地好，可是或知而不見，或見而不知。任他腐朽枯傷，呻吟於百仞之壑。當此之時，他的身價，還不如路邊枯槁的楊柳！」（資質篇）可見一個人即令身懷絕代才華，如不遭遇有力人士的推薦，仍不免老死山林，不爲世用。所以他提出「扁鵲療病」，「宮之奇諫假道」，「鮑丘隱於嵩廬」（均見資質篇），以見任賢之難。但君明臣賢，有明君而後始有賢臣，但「讒夫似賢，美言似信；聽之者惑，觀之者冥」，所以「蘇秦張儀見尊於六國諸侯，范雎、商鞅榮顯於嬴秦，可見如果世無賢君，誰能辨別他們的忠奸呢？」（以上見輔政篇），像唐堯放逐驩兜，仲尼誅少正卯，不信讒佞之計，不被甘言所動，一眼就看到了元兇巨惡的假面具，這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第二，統馭得法：新語至德篇開宗明義就說：「一個人想要建功立業，開疆拓土，功蓋萬世，流譽千載，必先注意本身的修養，深獲人民的愛戴。故居於萬乘的地位，左右百姓的存亡，擁有山澤的富饒，而功不著於身，名不顯於世者，在於不善統馭之故。」可見陸賈的政治學說，決非空談「仁義」，還重視實際的統馭方法。而最好的統馭方法，他覺得莫過於以德化民。民以德化，自然衆心歸向。其次是輕刑厚賞，他說：「設刑不厭其輕，爲德不厭其重，行罰不患其薄，布賞不患其厚。因刑罰太重，人民心煩身勞。心煩，則刑罰再多，不會收到法治的效果；身勞，則文過飾非，而一事無成」（至德篇），這仍是貼着他的人生哲學立說，當他徹底檢討過古今成敗之國，以及秦政任刑而亡以後，面對着西漢初年連年戰亂，天災流行的情勢，所

以他的統馭方法主張德化，主張輕刑厚賞。這也證明了陸賈的政治學說是和現實相結合的。

第三，不與民爭利：新語懷慮篇說：「治國理民者，不可與民爭利，否則教化不行，而政令不從。」爭利起於縱慾，人之物質慾望一旦增加，則精神慾望即相形減少，心爲物慾所蔽，而非善惡便無由別白了。所以治國不與民爭利，確實是政治上正本清源之論。至於如何不與民爭利？陸賈在懷慮篇也有持平之說。他認爲「要執一政以繩百姓，持一概以等萬民。」又說：「專心一意，身無境外之交，心無蔽邪之慮。」換言之，就是告訴高帝要視天下爲一家，視萬民爲一人，專心致志去爲他們服務，切不可因私害公。陸賈所以這樣講，和現實需要也有關係。例如懷慮篇說：「現在一般人都都不學詩書，不行仁義，不究聖人之道，不極經藝之深。專講些荒誕不經的言辭，學些不切實用的事情，整天搞那些陰陽八卦，誇張災異之變。完全違背了先王的成法，不合聖人的本旨，混淆學者的心理，轉移衆人的志趣。且指天畫地，濫肆批評，動人以邪變，驚人以奇怪，雖然他們講的能引人入勝，可是細加檢討，其言談舉止，既無助於個人的正心修身，亦無補於天下苦難的蒼生。」從這裏可以知道，在經過慘烈戰爭後的西漢初年，政治、社會方面，固屬一片混亂；就是學術思想上，也是異說蠭起。所以陸賈站在時代的尖端，默察實際需要，一方面對陰陽五行說的流毒作正面的攻擊，另一方面勸高帝「閉私利之門，興公德之心」。因爲「利絕而道著，武讓而德興」，是治國理民的「持久之道，常行之法」（均見懷慮篇）呵！

## 十一、陸賈思想對漢初政治的啓蒙作用

秦政因任刑而亡，漢懲其弊，欲力矯前此之失，莫過於「逆取順守」。而「逆取」之後，如何「順守」？則端賴「教化」。故陸賈時時在高帝前稱說詩書，新語中兩次談到「設辟雍庠序以教之」。事實上嚴刑峻法，只能收一時嚇阻之效，如想化民成俗，禁於未然之前，在嚴刑的背後，勢必還有一個更根本的要求，那個要求，是除法律禁令之外，使人民有願向善的心。所以陸賈當時提出「設辟雍庠序以教之」，正是對症投藥。漢代自文、景以後，廣開鄉學，此乃重要張本。

在諸子百家中，陸賈又選擇了孔子做爲師範的中心，五經、六藝爲教學的內容，所以新語十二篇，爲了加強論證而引「孔子曰」或「孔子行事」的計十次，或稱「仲尼」，或稱「夫子」甚或尊爲「聖人」的計七次。言五經、六藝，或簡稱「經、藝」的計五次。引「詩」二次，引「易」四次，引「穀梁春秋」義九次。詩書並稱的五次。至於引論語的地方，多達十一次。其他引禮記檀弓、月令、老子、墨子者不過一二。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云：「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，助人君，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」，從新語引說的多寡，和漢志所述儒家的特徵相較，正可以看出陸賈思想的歸趨。

儘管他所指的「五經六藝」，不若莊子天運篇和禮記經解篇所說的明確，可是我們從與他同時而稍晚的賈誼新書六術篇所

謂之「詩、書、易、春秋、禮、樂六者之術，謂之六經」推論，他說的「五經六藝」指的是儒家經典無疑，而陸賈言文化起源的三階段，仁義爲本的政治主張，亦無一不是由「五經六藝」中蛻出。這對兩漢經學地位的確立，與陸賈的啓蒙，不能說絕對沒有關係。

再就劉邦個人而論，陸賈對他所發生的影響也不止一端，例如司馬遷史記陸賈本傳說：「號其書曰新語」，這是高帝劉邦認爲陸賈的話，對當時思想界有突破性的開展，他聽了直如石破天驚，爲他揭示了一個新天地，所以才稱其書曰「新語」。可見高帝當時內心所受到的震撼爲如何了！

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一，錄高帝紀下五年五月罷兵賜復詔：「民前或相聚保山澤，不書名數。天下已定，令各歸其縣，復故爵田宅。吏以文法教訓辨告，勿答辱。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，皆免爲庶人。」漢書刑法志，七年疑獄詔，規定疑獄處理的程序，以免「有罪者久而不論，無罪者久繫不決」之弊。漢書高帝紀下十一年二月求賢詔：「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，伯者莫高於齊、桓，皆待賢人而成名。」又說：「今天下賢者智能，豈特古之人乎，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進。」此皆與陸賈以仁義爲本的政治主張，所強調的尙寬慎刑，選賢與能，注重德化之義相合。尤其是求賢詔中所標舉的周文、齊桓，其爲受陸賈新語的影響全爲明顯。

古文苑卷十錄有漢高祖手勅太子五條中曾謂：「吾遭亂世，當秦禁學，自喜，讀書無益。洎踐祚以來，時方省書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。追思昔所行，多不是。」他到晚年，不僅真肯自己讀書，且讀書又真肯切己體察。這也分明得力於陸賈的說教。又勉太子：「今視汝書，猶不如吾，汝可勤學習。每上疏，宜自書，勿使人也。」又教太子見「蕭、曹、張、陳諸公侯」，「皆拜」。這都流露出勗學知禮之意。漢書高帝紀下十二年：「十一月，行自淮南、過魯，以太牢祀孔子。」此爲帝王祀孔子之始。若非因陸賈之說而真有感發，對孔子存有真誠的敬意，相信以高帝個性之狂放，決不會去虛應故事的。

在君主專制政體下，陸賈的思想，對高帝全部的政治意識活動，所能發生的真實影響，當然是有限的，不過本於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」的道理，當時能浮出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，充分運用儒家學說，爲一代帝王作思想上的啓蒙，替切後的人民，開創一條奮鬥的途徑；這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延續，歷史文化的維持，都含有極重大的意義。

## 十二、結語：向學術思想界進一言

陸賈著述，能完整保留到現在的只有新語十二篇，雖然他在兩漢諸子中，居於領先的地位；可是古今學者，對他以及他的著作並不十分重視。有系統的研究論文，固不多見；就是一般「哲學史」或「思想史」裏，提到他的時候也很少，甚或根本沒有。正因爲他受到學術界人士的冷落，所以今本新語，可以說還如一片荒原，其中的訛文、錯簡，令人觸目驚心，俯拾皆是

我們想要研究陸賈的思想，第一步工夫是先對新語一書詳加校勘。講到校勘，就要知道它現存的板本。據筆者所知，陸賈新語的板本在台可見者，有明萬曆十年餘姚胡氏刊兩京遺編本。萬曆二十年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，金閭擁萬堂鍾惺評定祕書九種本，陳仁錫諸子奇賞本，清文淵閣四庫本。以及商務印書館發行四部叢刊縮編，影印之明弘治本，至於世界書局印行之四部刊要本，是根據明弘治本，重付鉛槧而成。至於選本方面，唐朝的馬總意林，魏徵治要，書皆通行易見。過去胡適之先生寫「陸賈新語考」時，曾特別讚賞清末唐晏校刻的龍谿精舍叢書本，說「唐氏用明刻子彙本，范氏天一閣本，與漢魏叢書本相校，改正錯簡多處，新語方才可讀。」但是今人徐復觀先生作「漢初的啓蒙思想家——陸賈」，於該文第二節「新語的問題」，認為「唐校所據各本，皆同出一源，幾無可資校正，胡氏可能有誤。」似此，在新語還沒有一個理想的校本出現以前，讀者如能以世界書局四部刊要本為主，再參閱唐魏徵治要，明陳仁錫諸子奇賞本陸子，這樣雖不能說是渙然冰釋，也可以怡然理順了。

關於陸賈的生平事跡，亦為學者知人論世所必備。而司馬遷史記，班固漢書，雖都為他設有專傳，不過由於隔代相望，事多不詳。就拿本文的寫作來說吧，當筆者考訂陸賈的籍貫、生卒，和他平生出處的時候，還是半屬臆測，缺乏可資信賴的資料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、諸子略、詩賦略，詳載陸賈著述。而陸賈傳穀梁師說，為漢初大宗；陸賈賦亦特色獨具，與孫卿、屈原相鼎足，更是一代開山；所以後此之王充論衡、劉勰文心雕龍，凡有關評述陸賈學術文章處，雖是吉光片羽，也足以興發我們對他進一層的認識，是值得密切注意的。史記南越列傳，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，敘述陸賈出使南越，經過極詳確，從這兩份文獻裏可以看到他抗顏蠻貊，不辱君命的精神，所以不可不讀。

民國以來的學者，由於受到西洋治學方法的影響，對我國古籍，常存懷疑態度，不敢信以為真。有關「陸賈新語」的研究亦自不例外。所以我想當大家在辨真別偽方面的努力，告一段落後，也應該是進一步去校訂新語的文字錯訛，蠡測其內容精蘊的時候了。

#### 本論文重要參考書目：

- 一、陸賈新語（四部刊要本，世界書局印行。）
- 二、魏徵羣書治要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三、馬總意林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四、陳仁錫諸子奇賞本陸子（東北大學藏書，現存師大國文系圖書室。）
- 五、陸賈新語（明弘治本，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
- 六、司馬遷史記（標點校勘本，樂天出版社印行。）
- 七、班固漢書（標點校勘本，樂天出版社印行。）
- 八、章樵古文苑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九、王應麟漢志考證（台灣華文書局總發行。）
- 十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十一、嚴可均輯全漢文（台北中文出版社印行，在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中。）
- 十二、胡適陸賈新語考（古史辨第四冊一九五頁。）
- 十三、羅根澤陸賈新語考（諸子考索第五三六頁。）
- 十四、張西堂陸賈新語辨僞（古史辨第四冊二一四頁。）
- 十五、余嘉錫陸賈新語辨證（四庫提要辨證。）
- 十六、張心激陸賈新語考（偽書通考第七五一頁。）
- 十七、張傑述讀陸賈新語（光華半月刊五卷二期。）
- 十八、錢穆讀陸賈新語（大陸雜誌第三十八卷五期。）
- 十九、徐復觀漢初的啓蒙思想家陸賈（大陸雜誌第五十二卷二期。）
- 二十、胡適陸賈（中國思想史長編第三章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二一、楊蔭深陸賈（中國學術家列傳廣城出版社印行。）
- 二二、王充論衡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）
- 二三、劉勰文心雕龍（台北明倫出版社印行。）
- 二四、柳詒徵中國文化史（正中書局出版。）
- 二五、陳登元中國文化史（世界書局印行。）
- 二六、楊東蓀中國學術史講話
- 二七、王熙元穀梁范注發微（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二七〇種。）